

甲

何應欽將軍 印象記



SUT/697/12

行印司公版出本民



178



何應欽將軍肖像



FUDAN JFZ0000025726F 复旦图书馆

何應欽將軍印象記

目錄

- 一、一個開場白先說明大政方針
- 二、出處之際非尋常
- 三、知人而善任之——偉哉領袖
- 四、福將原來不易爲
 - (一)綿湖之役
 - (二)松口之役
 - (三)龍潭之役
 - (四)衡州之役
- 五、大將軍八面威風從不知怒罵爲何物
- 六、化敵意爲同心轉怨情爲和氣
- 七、急風知勁草艱危見忠貞
- 八、受盡冤枉挨盡罵從來不曾申辯

九、長期抗戰難爲常家人

十、難得是平民的風範

十一、若果這些是他的短處

十二、痛定更思痛願天下帶兵人都不是英雄

何應欽將軍印象記

魯平

一 一個開場白先說明大政方針

開來無事爲他人作傳，究竟爲了甚麼？起碼得聲明一下，以免誤會。首先要說明的，是不才小子我，究竟是甚麼樣人？我嗎，現在是一個小販商——正當當從不曾販賣過違禁品，自覺還算是有幾分良心的商人，雖然如此，也算是微塵恆沙當中發國難財最小的一分子，居然一家大小，能够溫飽過日，在這長久戰爭之中，一班公務員缺衣少食的時候，眞算是微天之幸！至於從前嗎？我不單是官至少尉司書，而且當時正值革命初期，官大官小，不分階級，就是現在的何總長——何應欽將軍，從前的何軍長，他對於我們總是客客氣氣地叫一聲同志，我們也自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同志。因此本書的筆名雖然是用魯平，但我還是常引川人家給我的稱謂——司書同志，雖然我離開了司書五六年，雖然我心裏很明白，假如我現在還在當司書的話，一定有不少從前在革命時期，不會聽見不會夢見的官僚，現在作了我的上司，他們絕不會想到我是同志，而是同他們一樣的是在做官，是做奴才。官越做得小，越是最低級的奴才，像我這樣的少尉司書，自然是起碼的奴才了。做奴才不要緊，也許我這一家數口，我的母親我的孩子——小牛和小

青，我的黃面老婆，都得爲我這司書小奴才，革命老同志，而連帶受苦受餓。我這中途不革命而改行經商的小公務員，想起主義，想起革命北伐的當年，固然是不免有些慚愧，但有時聽見幾位老同事乃至老上司的生活，到覺得十分傲倖！我比他們至少是每頓飯多有幾兩肉，肉食者部，事到如今，大部小部，部得一榻糊塗，我也是顧不得了。時代老在前進着，歷史就像東流的大江一樣，不斷的波浪滔天，不斷的平靜消逝，牠是會變的，會被人遺忘的，這些年頭，真變得利害，連我自己也變得莫明其妙。爲了紀念過去——一生中最真實最光榮的過去，我還是捨不得我那「司書同志」的頭銜，部長師長下了台，一輩子還是稱部長師長，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官癮，想來我這「司書同志」大頭銜，不致於違法亂紀，敗壞風氣吧！話只能說這樣多，再多便不是何應欽傳，而是我在作自傳。——也未嘗不想作自傳，只是不曾讀過四川李宗吾的厚黑學，還曉得一些兒害羞，讀書人經了商還曉得害羞，應該是中華民國不幸中的幸事。

其次纔說到不才小子，爲甚麼要誇何應欽先生來作傳，是他來請我作的嗎？不是，咱們是分隔雲泥，我固然不會忘記他，他嗎，百分之九十九，是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縱然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也許他認爲我找差事混飯吃，或者會可憐我幫我一點忙，至於他是不是需要做傳，即使需要也萬萬想不到我這位才高堂石（比八斗多兩斗）的司書同志，所以這作傳的動機，當然是我的自動。我爲甚麼有這種自動的興趣呢？爲要討

好何將軍，希望重入仕途，再過官癮嗎？不是，何先生的官好容易，一步登天的事情，從來不曾有過，我這篇文章，是否能上邀清眷，也經大成問題，縱然有萬一的可能，我這少尉司書最大限度是高陸一級中尉，我做夢也不會這樣的想過，我對於做官的前途，老早是絕望的了。不是爲升官，是不是要想賣一點稿費，發一點小財呢？更不是，我這小小的經紀，雖然所入有限，對於那幾塊錢乃至幾十塊錢一千的稿費，早已不會看在眼里。前幾天我還做了一次夢，夢見我這小本生意因爲物價飛漲的關係，大大的賺了一筆錢，把這一筆錢，開了印刷店，一帆風順，事事稱心如意，我最後開了一個比商務印書館還要闊氣的書店，遍中國各省各縣，都有我的分店。我因爲自己是寒士出身，特別同情那一班寒酸的文人，規定從今以後，加倍算給他們的稿費，在出版上給他們若干意想不到的便宜。他們一滿口精神生活而事實上滿肚子唯物史觀的文人學士們，帶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激之情，遍處登報出刊物，贊揚我是現代中國文化人唯一之良友。有史五千年來，絕無僅有的書店老闆，於是乎我暢快生平，樂得我從夢中大笑而醒，雖然只是一個夢，也就可以想到我這司書同志，志不在小，那裏還會在小小的稿費上去用功夫？何況半個月的絞盡腦汁，真不如我半小時買幾條香烟，也許到不了十天，便是一個對本。既不是求官，又不是求利，也許有人以爲我有點自命不凡，想一舉成名和當代的文學家們，爭一席之地，這箇雖然有許多知名之士，自命爲文學家者流，論其內容，到也是

半文不值；可是我始終不會發見過我有這樣的勇氣，我一直相信我的文章，不會做到清順的地步，換言之不清順，就是不通，所以連文化人三字，我還不敢自稱，至於文學家，更不清說，我還似乎有一點知恥，所以我不會想亂出風頭，而且出風頭大吹大擂，硬做文學家的意思，無非想要名聞當世，名垂千古。總之是名之一字，在那裏作祟，這件事情，我到看得清清楚楚，幾篇似通非通的文章，是不是會名垂千古，當然大成問題，縱然成功，也不過是「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不滿百歲的人生，我想不到這樣遠大的計劃，爲了虛名害我傷半月以上的腦筋，在唯利是圖的商人腦筋中，真正不上算。這不是那不是，那麼做文章的人，只有一個最官冕堂皇的大話，那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才小子，當然不敢反對這個意思，可是這樣的大事，只有周公孔聖，明道見道的聖賢，纔担當得起，我雖狂妄，萬萬不敢如此大膽，何況描寫一個人的生平，更用不着這樣偉大的招牌，事到如今，讓不才實說了吧。本篇第一句，「閒來無事」，早就表明了一半。你想一個會舞文弄墨的人，雖然改行經商，究竟文人的習氣，還是放不下，我這小小生意，買進貨物之後，只要我那老板娘在櫃上一守，——他守櫃的效力，比我大得多，來買貨的人對他總是笑容，對我總有些冷淡，屢試不爽的結果，我就乾脆讓牠坐了這把招徠顧客的交椅，咱們兩個人分工合作，我樂得有大半天的清閑，躺在藤椅上看書看報，人總是不會

享福的，閒久了，自己會無事想事做，這是做文章的根本動機。其次我這一生生活的經驗，並不複雜，七八年將近十年的司書生活最熟悉的只有這位何先生，所以只好選擇他做了我這描寫的對象。此外還有一個最莊重的意義，那便是我隨軍生活十餘年來的感覺，儘管訓政也好，憲政也好，黨治也好，民主也好，我總覺得這二三十年當中——不，也許是六十年一輪甲子的當中，軍人終歸是時局的重心，軍人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會影響到國家的前途，國家要守法，先要軍人能守法，國家要民主，先要軍人懂得民主。因此一方面，我固然討厭自私自利，割據自雄的軍閥，同時對於一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逞意氣爭豪強的英雄，也不免為國家感到無限的憂慮。在抗戰將近勝利，建國開始邁進的今天，我理想中所希望所崇拜，只是一種守法奉公的軍人，——平凡的英雄。我以為這是軍人的模範，假如全國大多數的軍人，都是這樣的典型，也許新中國的建設，會有着展足無礙的進步。所以何先生——在普通認為最平凡的何先生，而在我的心目中，正是最了不起的模範軍人。我在閒來無事之中，化一番精神，去描寫這位平凡的英雄，雖不是載道之文，也希望能夠影響一部份的人心，願國家在外患驅除之後，天下太平無事，這到是一種至誠的願望。以上所供是實，這算是本書的大政方針。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出處之際非尋常

聽見許多貴州籍的同事說何將軍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回貴州參加靖國護國諸役，屢立戰功，升至旅長，接着兼了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也算是煊赫一時。隨後因為是本着革命的精神，在貴州組織了一個少年貴州會，「仿少年意大利的辦法」和一班腐舊的勢力奮鬥，曾經一度失敗被迫單騎出走到了雲南的昆明，還被惡劣的對方，派人前來行刺，子彈打傷了肺部，幸而得着一位法國醫生的治療，不曾一命嗚呼。法國醫生當時對何應欽先生鄭重叮囑好生保養，而且說可以保險的期間，不出五年。現在何先生居然活了幾倍的五年，而且一年比一年的更好，這真是怪事。何先生傷勢稍好，離開昆明到了上海，當時只有現在的夫人王文湘女士隨行，夫婦二人艱苦與共，大約手邊所存的聽說不過幾千元，在上海租了一座租金二三十元一月的街堂房子，洗衣煮飯，僕婦用人，自然是因何夫人身兼數職，一手包辦了。過了一年，傷勢漸好，免不得繼續對革命努力，這一次的出處，對於何先生的一生的成就，有着莫大的關係，據說當時廣東方面有兩種工作，在等着何先生，一是滇軍范石生軍長請他去當參謀長，一是黃埔軍校蔣校長請他去當總教官，當時滇軍在廣東可以說是權威的中心，參謀長的階級，自然是比較高，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當何先生由貴州單騎出走雲南的時候，曾經得着過范軍長友誼的保護，

在私交上更有情不可却的情勢。但是何先生毅然決然撇下了私交，放棄了一切的名譽和權威，甘心情願到蔣校長領導下的黃埔——革命中心策源地去當一個少將總教官，埋頭在學校裏做工作，這一種革命的決心，義利的分判，的確是難能可貴。黃埔初創辦的時候，除了真正革命的同志，大多數是用輕蔑和譏刺的眼光，在看待着他。十三年北伐以後，黃埔革命的豐功和偉業如日中天，有誰能事先夢想得到呢？人生當然被命運支配着，但是職業的選擇，出處的不苟，是非義利之際，自己應該有主張有決斷，縱然失敗，也是光榮，向私利追求，成功了還是失敗，向真理追求，失敗了等於成功，古來有許多人，寧肯隱居沒世，以求其志，不肯爲功利富貴阿世取容，也就是看清楚了這一種不可磨滅的真理。

三、知人而善任之——偉哉領袖

千古以來，當領袖的人，能够成大功立大業，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大公無私，知人善任。事情到了今天，誰都承認蔣委員長是中國的領袖，世界的偉人，而何先生是蔣先生難得的助手。據我們所知在黃埔以前蔣對於何，並沒有私交，也許連認識與否，都還有問題，一個是浙江，一個是貴州，天南地北的聚在一塊，浙江是教育發達，人才倍出的地方，蔣先生特別契重何先生，實在是有一點出人意外，我們同事中，有不少的

貴州人，因為相處久了，知道他們的個性，大體說來，他們的長處，是吃苦耐勞，不成問題，特別是重感情，在憂患的時候，肯身當其衝，代人受過，做起事來，很確實，也很認真，但最大的缺點，是自負，是不善於聯絡交際，對下雖不驕，而對上常常有些近乎傲，我當了七八年的司書，冷眼旁觀，最爲真確，何先生在貴州人中比較更是不長於應酬言說的人，照普通的標準，可說是短於辭令，一直到現在，練習了十多年，他平鋪直敘的報告，很可以得人歡迎——一半還是由於人們對於他人格事業的佩服，但還是不能作有韻調聲節，可以動人的演說，在民國十三年，更可以想見，蔣先生對於這樣一位平素不相知而又不長於自我宣傳平正木訥的何先生，竟能特別擢拔，委以重任，視如左右手，有的人說蔣先生有一次看見何先生在講話中立正數小時不曾移動，證明他的篤實有守，我想絕不是這樣的簡單。總之這一件事情，證明第一，是蔣先生在留心體察幹部，第二，是蔣先生爲國家大公無私的，在選拔幹部。第三，是能量才器使的任用幹部。領袖之所以成爲領袖難哉！所以我「司書同志」從來絕不敢作領袖萬一之想，大松大柏，小花小草，天生成一半，勉強學也學不來。會國藩在憂患艱難中，建樹了功業，真正得力的地方，是他能用篤實踐履的幹部。千古以來，當大領袖的人，從帝王以至封疆大吏，誰都知道應當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大多數都恰恰相反，重用了小人，而輕棄君子。爲甚麼？因爲君子有所不爲，小人無所不爲，君子但求諸己，小人則能揣摩

上意。當領袖的人，一個不小心，便容易感覺到君子討厭而小人可悅，君子高傲而小人效忠，同時君子獨行其志，忠而不求人知，小人則朋比爲奸，交相爲用的蒙蔽領袖。歷代的大事，不少由此敗壞，很多可以有爲的領袖，吃虧在小人的手裏，知人難，用人更難，用人而長保大公無私不受小人之欺蔽更難，單就蔣先生選任何先生這一些事情，便可看出中國領袖的偉大，蔣先生成爲定亂扶危開國興國的領袖，絕不是偶然。後生小輩有不甘寂寞想當領袖的人，應該問問自己，有不有這樣的公心和明見，否則，還是學我「司書同志」，知難而退，安分守己，免得害了國家，自己還得討罪受。

四、福將原來不易爲

從黃埔組織黨軍，一直到北伐完成，何先生簡直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從來不曾打過敗仗。很多人多說何先生是福將，連我們的同事，都是這樣的在贊仰着。可是我却有著不同的意見，我以爲戰爭的勝利，絕非偶然，幸運只是少數的機會，絕不能說每戰必勝，都靠着幸運，都有福氣在那裏作保障，尤其我親自參加過的幾次戰役，處處可以看出何將軍的勝利，是千辛萬苦，出死入生的得來。因爲何先生有兩種特長：一種是鎮定，一種是堅忍，他能鎮定，所以使部下心安了，敵人就無法搖動，他能堅忍，所以常常把危急挨過去了，於是勝利在握，打了若干次勝仗之後，自然先聲奪人，常常能够

事半功倍，不曉得內容的人，見化險為夷，絕處逢生，以為奇怪，就拿一個福字去解釋，這是凡夫俗子的見識。現在我專選我最感興趣而又和黨國有重大關係的幾次大戰役來作一個說明，我反對世間有甚麼福將，福將這個理論，若有些軍人，果然相信，會養成倣倖的心理，自古以來，只有盡人事而不成功的事情，不盡人事而成功的事情，那是例外之例外，絕不可以為訓的。

(一) 綿湖之役：這一次的戰役，可說是本黨軍能否存在的一個緊要關鍵。當時黃埔學生軍，編為教導第一第二兩團，在蔣校長指揮之下，何先生被任為第一團的團長，為了消滅軍閥，討伐林虎，遂於廣東之綿湖，開始最激烈的戰爭。何先生以一團之師，敵林虎萬餘之衆，敵人兵力，幾乎十倍於我，自朝至暮，我軍傷亡過半，有一位營長先生，因為官兵傷亡將盡，在前線失聲痛哭，此時何先生抱定必死的決心，無論如何，不肯稍退，最後連團本部的副官司書勤務兵都帶上手槍，隨同何先生加入作戰，準備同歸於盡，似此苦鬥終日，我第二團方由鯉湖趕到攻擊敵人的側背，遂致轉敗為勝，此次戰役，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假如何先生不決心犧牲自己，則陣線動搖，教導第一團，勢必全部被敵人消滅，敵更乘勝進攻我孤立無助的第二團，第二團亦將被各個擊破，無法倖存，於是黃埔訓練數年的成績，殆不免同歸於盡，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聽說現在每年逢到三月十三日，何先生必約集一般在綿湖共過患難的同志，聚會一次，

因爲在那一次戰役中，的確何先生也想不到還會有今日的存在，所以綿湖作戰的這一天，給予何先生精神上的一項重大的紀念，無怪他將永遠永遠地不能忘却，可是他却把我這「司書同志」忘却了。

(二)松口之役：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奉國民政府的命令，出師北伐，當時所謂革命軍的力量，實在有限得很，對於軍閥，只能乘其利害衝突，不相團結，而分別施以攻擊，所以北伐初期，集中兵力，以攻武漢，對於閩浙，則取守勢，命何先生坐鎮潮汕，指揮第三第十四兩師，担负防守的責任，可是敵方在福建的兵力有五師以上，明知廣東軍隊，大舉北伐，內部空虛，遂欲乘機進攻廣州，此時革命軍兵力太少，若斤斤於保守防區，無異坐以待斃，實爲勢所不許。於是何先生毅然決定棄防守而爲攻擊，冒危險以求生路，十五年十月開始松口之戰，時我軍僅兩師各一團，而敵人數量倍超於我，且素以能戰著。處此困難的形勢，非用奇謀，殊難取勝，何先生乃命第三師之第九團在松口南岸，與敵人兩師之衆，隔河相守，每日整頓部隊，循繞河曲，對外揚言，謂革命軍有若干師，使敵人不致渡河輕進。又命第五十八團在大埔東南之楓朗，防止張毅之擊我側後，已則親率第三第十四兩師，連夜繞至永定，永定爲敵軍後方，亦即主將周蔭人駐節之所，城內有兵一師，聞聲將軍從天而降，心胆皆寒，激戰一日，全部繳械，周蔭人越城而遁，僅以身免，參謀秘書等長，咸爲階下之囚，我軍捷後，並未休息，復以全部連

夜轉向松口之敵人猛進，敵本有兩師精銳的部隊，然以我軍繞至後方，出其不意，遂倉皇失措，全被解決。聽說敵與我軍初接觸時尚認爲土匪，不甚措意，及見我軍槍上，有長柄刺刀，乃驚極而呼曰，革命軍來了！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綜計前後不出五日，永定松口三師以上的敵人，反被我軍兩師包圍繳械，事後迴想，頗堪發噱！然當時指揮軍事的何先生，真可謂用盡心力！福建自此戰後，敵人逃走迅速，遠爲我軍追擊之不及，我軍遂得於最短期內奠定全閩，直趨蘇浙，進取滬甯，奠定南京政府的基礎。假如松口一役，不幸而敗，其危險固不待言。即令戰勝而未能完全消滅敵人的實力，則單以福建一省而論，戰事便不知要延長到幾何時日？國民黨的軍隊，一部在江西，一部在福建，兩地隔絕，各不相顧，如何能够收復蘇浙？如何能够建都南京確立中央政府呢？

(三)龍潭之役：北伐尙未完成，黨內發生糾紛，蔣總司令下野，軍事重心頓失，雖然勉強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表面上說是和衷共濟，實際上總不免許許多多的杆格，最初第七軍和第一軍的感情很壞，竟有七八兩軍聯合解決第一軍的傳說，嗣後因爲何先生處處犧牲自己，事事甘居人後，一、七兩軍，乃漸由極度的疑猜，一變而爲相當的友好，當時孫傳芳知道革命軍的内部，是這樣的複雜，認爲有機可乘，遂以全力偷渡江南，進攻南京，而龍潭血戰，乃不可免。敵人已經渡過南岸了，那時我們第一路總指揮部

，駐在中正街的侯府，何先生即刻約李總指揮德鄰，到侯府來商量，大家都認為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首都，萬萬不能放棄，決定共同禦侮。接觸以來，戰事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因為敵人是背水為陣，雖無必死之心，已成必死之勢，所以非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我們第一路主幹的部隊，早奉命調駐鎮江以東，留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備師及廿一師等部，又恰好當着敵人的正面，經了三日夜的激戰，勢難支持，潰兵到了麒麟門，何先生毫不遲疑的率領士兵不滿三百餘名的一個特務營，親臨前線，事情真正奇怪，已經是前方潰退下來的官兵，看見何先生，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說：「總指揮來了！怕甚麼？衝回去罷！」他們立刻向敵人反攻過去，占領白虎山，奪回東陽鎮，居然把這不可收拾的局面挽回過來，可是緊隨着何先生身旁相離不到兩步的一個馬弁，也經是葬送在無情的槍彈之下。這樣的情形，無以名之，只好也跟着衆人說一句神秘的話，何先生真是福將啊！記得在後方主持的王參謀長承旃先生，當戰事最激烈的一天，接着李總指揮德鄰的電話，他說：「我們第七路的軍隊，已經全部使用上去了！還在沒有進展，究竟你們第一路是不是要打吶？」因為李總指揮對於第一路始終有些不放心的地方，隨後王參謀長告以何先生親赴前線指揮作戰的消息。李總指揮纔說：「好罷！既然敬之先生親臨前敵，我們就大家一致的拚命幹罷！」血戰了七日七夜，最後的勝利，依然屬於革命軍，大家都說是仗總理在天之靈，實在這一次的戰爭，事前毫無準備，簡直說不上怎樣的把握，